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三

王煥慶 著

再生

作家出版社

時代
農民
命運

三部曲之三

再生

王煥庆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生/王焕庆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6

(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

ISBN 978 - 7 - 5063 - 6312 - 9

I. ①再…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706 号

再 生

作 者: 王焕庆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580 千

印 张: 37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12 - 9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再生相当于复活，却不等同于复活。再生是被碾碎之后重新锻造出来的本质未改但面貌迥然的新生命。

——作者

序篇

公元一九六一年深秋，一个寒冷的早晨，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冷不丁开进魏家庄，在老北街第三排的巷子口吱的一声刹住，从车上跳下来两个威风凛凛的警察，由村党总支书记魏发宗引路直奔魏中梁的家，不一会儿就将魏家庄大队三站的站长魏中梁五花大绑从巷子里推了出来。

魏中梁煽动并组织社员哄抢公粮，犯的是大罪。村里人闻讯赶来，黑压压将吉普车围得密不透风。男女老少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给魏中梁送行的，男爷们儿的脸上充满了痛惜和无奈，女人泪窝子浅，全哭了。警察把魏中梁从巷子里拽出来时，人们的视线越过五短身材且一脸冰霜的魏发宗，聚焦到了高大而仪表堂堂的魏中梁身上。只见魏中梁上半身被捆绑成了粽子，脚步踉踉跄跄，喉咙上那根麻绳因为勒得过紧，加之左一右两名警察用力按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头发，使他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向后仰着身体，挺着脖子，昂着头。魏中梁的媳妇在后面快步跟随，她披头散发，脸色苍白，神情惶悚而凄楚，却没哭。俩孩子大的叫连孝，刚刚八岁，小的叫连义，还不到五岁，一齐哭着喊着连滚带爬地追赶。

魏中梁身为罪犯，却表现得无愧无悔，被推上吉普车之前连孝和连义一边一个趴在地上死死抱住他的双脚不放。魏中梁不顾绳子勒得过紧，扭着脖子喉咙嘶哑地对媳妇吼道：“快把孩子们拉起来！拽得我迈不开步。我这一走，是死是活也就一个价儿了。闺女已经饿死了，我这两个儿子，你可要给我仔细看护好，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拉扯成人！”媳妇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落下来，她没去拉孩子，而是紧紧抓住魏中梁的胳膊哭道：“中梁……中梁啊！你放心吧，以后，俺饿死，也不会再让咱的孩子抱屈！”魏中梁心里还有话要说，他瞪着眼朝黑压压的人群扫了一圈，声嘶力竭地高声喊道：“大哥！兄弟！我这就上车了啊，往后的事，全指望你们了。咱是种粮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魏家庄，千万不能再饿死人啦！”话音没落，警察不由分说拽开俩孩子，把魏中梁用力搡进了吉普车，随着一阵刺耳穿心的喇叭声，吉普车在人群里冲开一条缝隙急速开走了。

魏中梁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犯了国法就得受到应有的制裁，是挨枪子儿还是蹲大狱，全凭政府发落，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魏家庄人无法

可说。让老少爷们儿惊喜的是，魏中梁入狱后第三年，居然甩着一个空袄袖子回到了魏家庄。

魏中梁丢了一条胳膊，因在狱中表现出色，还立了两次大功，提前获释了。一次立功，是他独自一人成功制止了百余名犯人因饥饿而引发的集体越狱。另一次立功，是在山洪暴发的灾难中他舍生忘死，从汹涌的洪水里救出了两名不会游泳、眼看就要丧生的公安干部。

魏中梁从小在金钟河畔长大，水性极好，多么汹涌的山洪也不畏惧。他那条左胳膊正是被从山崖上冲下来的一根原木撞丢的。当时他像一条蛟龙在山谷间的浪涛里搏击、腾跃，救出一个又扑进激流去救另一个。当他把第二个落水的公安干部救起并拖到岸边时，在一片惊呼声中已然发现了上游有根原木正从天而降般对着他撞了过来。他丝毫没有退缩，依旧使出浑身的力气把公安干部推上了岸，之后才顾得自己逃命。然而，他来不及了，原木眨眼间冲到了跟前，让他连侧身躲闪的时间都没有。那是一根直径足有半米多粗、长度至少在六七米以上的巨大原木，就在原木横截面的一角撞击到岩石上的刹那间，随着一声巨响，他的左臂被齐刷刷切断，掉落在汹涌的洪水中无影无踪了。洪水混进了魏中梁的血，翻滚的浪花里多了一缕醒目的鲜红，推动着原木继续向下游奔腾。会水的犯人们一窝蜂似的跳了下去，七手八脚一阵忙碌把已经昏迷不醒的魏中梁搭救上岸，火速送往医院抢救。

魏中梁没死，但却成了残废。在狱中，他惦记着媳妇和孩子，惦记着挨饿的乡亲们，也十分想念与他意气相投的大哥和兄弟。

2

魏中梁被推上吉普车之前冲着人群高喊的那句话，令站在男女老少后面的两位庄稼把式浑身为之一紧，一个使劲跺了一下脚，另一个用力在自己扁平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跺脚的那一位是被魏中梁称为大哥的人，魏家庄大队的队长魏青山。拍脑袋的那一位是被魏中梁称为兄弟的人，魏家庄六站的站长魏春林。

魏家庄已有六百年历史，又属于红色根据地，也是天津市临海区最大的自然村，人口众多，管理方面层次却很清楚，被魏发宗治理的秩序井然。大队党政领导班子阵容整齐，所辖的七个站以及每个站下属各小队的社员，皆由众人佩服的庄稼把式统领。从上到下各司其职，农业生产按部就班，俨然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战争年代魏发宗担任八路军军区小队队长，是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的，解放后他不在区里当领

导，非要回乡务农，理所当然便成了魏家庄说一不二的当家人。

当年人们思想单纯，领导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大队干部以及各站的站长中，很少有像魏青山、魏中梁和魏春林这样爱和领导较真儿不听话的。对敢于和自己抗衡的属下，魏发宗绝不容情。魏中梁被捕后的第二年一开春，魏青山和魏春林依照魏中梁的嘱托，背着魏发宗带领六站全体社员去抢种被国营农场圈占的那两千亩地，结果犯了严重错误，二人的职务全被魏发宗给撸了。对于魏春林来讲，当不当那个站长无所谓。他觉得依靠自己在农田里高人一筹的技艺，照样能挣高工分、受敬重，凭本事挣饭吃，更踏实，只要顺心比啥都强。而魏青山却不同，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很想继续当那个大队长，带领着老少爷们儿奔社会主义。可惜的是，他们兄弟二人自从被撤职，在村里就处处不顺心，不仅再也没有了出头之日，就是当一个普通社员下地干活也经常受气，领到的尽是一些谁都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儿。两个人在魏发宗的压制下落寞了一生，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展现出拼死一搏的风采。

魏青山的大队长被撸了下来，二站的站长白天举抢抓机遇，当上了魏家庄大队的队长。白天举也是个响当当的庄稼把式，不仅地里的活计样样精通，举手投足还透着股子帅气。他有一副酷似欧洲人的长相，大鼻子头，耷拉眼儿，一脑袋自来卷的棕色头发，风流倜傥，潇洒英俊。他精明过人，装了一肚子鬼点子，无论想干什么事一贯不达目的不罢休。只是他太贪女色，没被提拔的时候一门心思往上爬，自打当上了魏家庄大队的队长，便把主要心思转移到了如何勾引、玩弄女人的事上。大队长的权力仅次于党总支书记，发放救济款、抽调社员出外工、批宅基地等等，许多与社员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甚至比书记管的还宽，各站的站长、小队长及普通社员都得紧着劲儿巴结。白天举若想对某个社员给予特殊关照，只消使个眼色，下面无不心领神会，并安排得天衣无缝。白天举当上大队长之后，便以派轻松活儿、多记工分等伎俩为诱饵，短短几年时间就祸祸了村里近百名大姑娘、小媳妇。他太得意忘形了，从骨子里看不起人称土里鳖的魏发宗，竟敢和以老革命自居、说一不二的党总支书记阳奉阴违。

“文革”中的某一天，魏发宗把大队治保主任魏三麻子叫到跟前，命令说：“捉奸——啊捉、捉双，你立马带几个民兵，去、去农具仓库，把大鼻子头儿给——啊给老子抓起来！”魏三麻子不解，困惑地问道：

“光天化日，大队长也敢干那种事？仓库里到处是蜘蛛网，除了耧子、洋镐、铁锹，还有就是堆放得乱七八糟的镰刀，脱了裤子连屁股都没地方搁，两个人拿立杆儿？功夫不赖呀……”魏发宗瞪大一双金鱼眼骂道：“少多嘴，快去！要是贻误了战机，老子把你的蛋子儿挤——啊挤出来！”随后他又恨恨地骂了句：“他娘的，白天举，哼哼，从今往后，我让你夜里也举——啊举不起来！”结果白天举被捉了奸，罪行彻底败露，被判无期徒刑，死在了狱中。

那年月，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属于重罪，何况由于白天举的罪行败露，迫使好几个女人寻了短见，因此从重判决就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不足为奇。从当时审讯笔录中的大量细节可以看出，白天举勾引和玩弄女性的手段确实很高，而且五花八门。他能把爱贪小便宜的娘们儿诱惑得由半推半就逐渐变得分离不开，乞求他接连不断派自己的丈夫出外工，好借机与他寻欢作乐。他能让心高气傲的漂亮媳妇从对他轻蔑、鄙视到万般渴求，哪怕是在地里干着活儿也情愿仰在草丛中任他轻浮。他能使谨小慎微的寡妇从惊恐躲避到主动投怀送抱，以至于俯首帖耳做了他的性奴。即便是羞涩的大姑娘，只要一经他摆布照样免不了从此变得痴迷、百依百顺……

魏三麻子的酷刑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直折腾得一个以玩弄女性为能事的浪荡子昼夜鬼哭狼嚎。审讯中魏三麻子特意刨根问底，专门以获取男女之间各种令人难堪、羞于启齿的细节为乐趣。案情涉及的面儿太宽了，白天举被监禁在大队治保会，逐个交代犯罪过程以及所奸淫过的女人的名字，一些社员的屋里很快便传出了凄厉的哭嚎声。那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年代，受案子的牵连，仅十数日就有五个女人因无地自容先后寻了短见，有上吊的，有喝敌敌畏的，还有一头扎进金钟河冰窟窿里的……把个民风浓厚的魏家庄闹得沸沸扬扬，周围十里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魏家庄人正直、朴实、明事理，从不因某个当事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或自己在感情上倾向于谁而混淆是非，并且善于归纳和总结。乡亲们普遍认为：如果在“瓜菜代”那年不犯国法，魏中梁就用不着蹲大狱，落得丢失一条胳膊，从此连裤腰带都系不上的下场；魏青山和魏春林也不会犯冲动，私自带领六站全体社员去抢种国营农场圈占的土地，以至于被撤职，两个人从此一蹶不振；魏青山要是不下台，白天举当然也就

没有机会当上大队长，手中无权他就是再有一肚子坏水儿也糟蹋不了那么多女人，最终无声无息地死在监狱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离地三尺有神灵。谁做了好事，谁做了坏事，都躲不过老天爷的眼睛。人们由此得出结论：无论魏中梁的落下残疾，魏青山和魏春林的丢官，还是白天举的死，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那一次哄抢黄草垛稻场上的稻谷，属于罪有应得。但是在私下里，魏家庄人心中还有另一种评判。大家十分感激用自己的毁灭为乡亲们换来生机的魏中梁，对魏青山和魏春林也深怀敬意，唯独痛恨丧尽天良的白天举。对于那一次集体抢劫，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每每念叨起来仍会满脸通红，青筋暴跳，唏嘘不止。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那一夜天上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头顶如同扣着一口大锅，四处黑得人视觉神经都麻痹了，睁着眼睛似乎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那天夜里也是少有的寂静，整个魏家庄仿佛已经被饿昏了，一扇扇大门紧闭的庄稼院，如同一座座无人居住的空宅。一个由北向南绵延了数里长的大村庄，夜晚竟无声无息看不到一丝光亮。此种寂静着实令人不安。

后半夜时，一个个躲躲闪闪的人影从北头溜出村，悄悄爬上金钟河大堤，很快便聚结成了一支一百人的队伍。他们在大堤的斜坡上趴了一会儿，有人低声说：“走！”，便弓起腰，向西边黄草垛的方向快速进发。深秋的夜风很冷，一群铤而走险的汉子一个劲儿打哆嗦，队伍里始终伴随着“嘚嘚嘚”上下牙齿相互碰撞的声音。他们这是去抢劫码放在黄草垛场屋子里的那一百包稻谷。一百包稻谷，来了整整一百人，每人一包，不多不少，不消说，这是一次组织严密的集体行动。

魏中梁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看便知，他是这次行动的领头人。

“老魏家人插秧有三绝，夹垄蝴蝶二老瘪。铁夹垄直，花蝴蝶快，二老瘪划道儿把手艺卖……”这是解放前夕在金钟河两岸庄稼人中流传很广的几句顺口溜儿，说的正是魏青山、魏中梁和魏春林三人带领一拨劳力走乡串村给大户打短工插秧的情景。金钟河一带土地碱性大，但那年月水源却丰沛，很适宜种植水稻。华北地区种稻子栽的是小满秧，也就是说插秧要赶在小满节之前，插得早了气候条件不允许，插得晚了延误农时又会影响全年的收成，如此一来插秧这项农活便具有了某种抢的

意味。每年一到接近小满节的那段日子，卖苦力的庄稼汉便迎来了下水田挣棒子面的好机会。周围每个村插秧的汉子，都羡慕魏家庄人，因为魏家庄插秧的队伍里有三个打头的，他们各自的绝活没人能比。

插秧，须有人“定向”，俗称打夹垄。魏青山外号叫铁夹垄，无论碰到多么不规则的大块水田，只要东家在两头的田埂各摆上一块土坷垃，六垄一带秧他从水田中间的这一头插到那一头，就跟用线量的一样笔直，且高矮相同。夹垄打得直，众人也就不至于把秧插得七扭八歪跑偏了。魏中梁人送外号叫花蝴蝶，插秧的绝活是擅长把地边，遇到不规则的田块补插十几垄秧不掉队。一把芽子攥在他的手里，随插随移，频繁摆动，那一分一合的样子，就像惊起了地边草丛中一只抖开翅膀连续翻飞的蝴蝶，看得人眼花缭乱。再说魏春林，因为他在家行二，脑袋长得又扁又平，几乎没有后脑勺，老早就得了个二老瘪的外号。二老瘪插秧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快，人称“划一道儿”。他下到水田里把腰往下一塌，左手攥芽子，右手一次次分取并插进泥里，六撮秧苗双手不用出水面就全栽完了，速度快得如同在水中一次又一次地划道儿，有他这样的快手打头，一拨人一天下来多插几亩地秧不在话下。活儿干得好，免得跟东家犯矫情，工钱给的自然就顺当，这一点最让人眼热。这三个人堪称最完美的组合，哪一年都能率领魏家庄人多挣些棒子面。当初在金钟河两岸，以插秧手艺高著称的汉子中，一提魏家庄的铁夹垄、花蝴蝶和“划一道儿”，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三个人的年龄相差不过一两岁，魏青山最大，魏中梁次之，魏春林最小，虽然他们都姓魏，但按祖坟的神路划分，不属同一个门。这便是说，从几百年前的老祖宗那儿就已经单论了，只因他们互相敬佩对方的人品和农活技艺，才胜过宗亲以兄弟相称。

此刻，最杰出的庄稼把式因为家里饿死了人，不得不领头去抢粮食了。魏中梁那年三十五岁，大高个儿，细腰乍背，相貌堂堂。他性情刚烈，是一个大腿折了顶着骨头茬儿也不肯倒下的硬汉。如今正是“瓜菜代”的第二个年头，家家户户饿蓝了眼，幸亏黄草垛场上刚捋出了一百包稻谷，就码放在那三间场屋子里还没来得及上缴粮站，倘若错过今夜这个天赐良机，到明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是想吃枪子儿也没人给你，想去坐牢都找不着监狱的大门！绝路不惜性命，刀下不缩脖子。金钟河两岸土地的碱性大，民风也颇为剽悍，老魏家人身上生来就带着荒

碱滩里的盐硝味。

说话就要立冬了，大地尚未封冻，金钟河水似乎比白天黏稠了许多，黑暗中流得很是滞缓、凝重。河堤上泥土松软，众人踮着脚尖走，步子飞快却几乎没有声响，二十多里路转眼间就被甩到了身后。魏中梁让大伙拉开些距离，随后一弓腰下了河堤，领着众人沿大垄沟摸向了不远处那充满诱惑的目标……

这年初春，魏中梁的大女儿哇哇死了。那是个索命的季节，野菜还没钻出嫩芽，旷野里所有头年遗漏的能够勉强果腹的东西都被饥饿的人们搜刮干净了，就连河堤上的老榆树也被剥光了皮，一排排白森森的树干在冷风中哭泣，看上去异常惨人。哇哇的生命，就是在那个时候糟蹋的，死的极为可怜。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可那触目惊心的场景时刻刺痛着魏中梁的心，日夜不停地在他这个失职的父亲眼前浮现。

当时，魏中梁出门去为一家人弄吃的，三天没回来，第四天下午才拎着几斤豆腐渣回到家。那天的天气特别阴冷，乌云密布，“噼噼啪啪”下着说不上是雪还是雨的冰渣子，落到头上让人打冷战，砸进脖领子冰得人透心儿凉。浑身湿漉漉的魏中梁推开家门，一进堂屋就被眼前的惨状坑得昏了过去。

锅里煮着一把干萝卜缨子，水还没烧开火就熄灭了，哇哇蜷曲在锅台跟前已经断了气，将一幅二目圆睁、奋力挣扎的惨烈景象留给了魏中梁。当时哇哇的头抵着灶膛口，一根小辫子被蔓延到灶膛外面的火烧焦了，露出半边光秃秃燎黑了的后脑勺。她浑身上下也被淋了个透湿，两只鞋的底子上各沾着一个大泥坨子，前额上的齐眉穗打着绺，那张稚嫩的瘦脸憋得青紫，拼命伸着僵硬的脖子，食指和中指弯曲着停留在张开的口中，一缕带血的涎水垂挂在嘴角……哇哇十一岁，在家行大，下边已经有了连孝和连义。她年纪这么小就很懂事了，每天天不亮便爬起来，挎着篮子走出家门，在开洼野地里奔波，满世界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通常情况下跑到天黑也没什么像样的收获。那一次不知她从哪儿捡到了一把干萝卜缨子，没等到天黑就赶回来了，身穿冰凉的湿衣服，顾不上甩掉鞋底子上的泥坨子，就忙着给重病在身的妈妈和两个弟弟煮那把干萝卜缨子。因饥饿而处在生死边缘的人，能吃上萝卜缨子简直就是天大的享受。但是哇哇没舍得吃，断气之前满嘴塞的居然是无法下咽的干稻皮子。那干稻皮子多粗粝啊，塞进嘴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不仅

能把喉咙擦破，还会呛到气嗓里……孩子光知道稻皮子是从米粒上碾下来的，不懂得那东西不能直接往嘴里塞。她一定是太饿太冷太累了，看样子分明是被卡住了，欲把噎在嗓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最终也没能做到，就这么活活给憋死了。

魏中梁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扑过去抱起女儿骨瘦如柴的尸体闯进里间屋。屋里光线昏暗，朦胧中只见媳妇上半身已经爬过了炕沿，半死不活地趴在那里动弹不得，见到魏中梁，她张开嘴还没等出声就再次昏了过去。她病得一个月前就不能下炕了。她身边还有已经饿得爬不起来的连孝和连义……魏中梁腾出一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却没忍心打向媳妇那张浮肿的脸，而是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啊——！”他仰着头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过了许久，他把女儿放在地上，从大人孩子身下抽出残破的炕席将女儿卷了，然后抱在怀里转身离去，临出门时顺手抄起了墙角的一把铁锹。他顶着越下越密的冰渣子，一步三滑地走了。未成年的女儿死去，只有在村东大草甸子边上寻个僻静的地方掩埋，要想不让孩子永远做个孤魂野鬼，那得等到将来配了阴亲才可以迁进某个家族的坟地。

魏中梁埋了女儿哇哇往回返，天就完全黑了，路过老北街第一排魏青山的院门口时，他听见屋子里传出了孩子们凄厉的哭喊声。魏中梁的心又是猛一沉，拖着疲惫的双腿推门而入。

堂屋里，昏暗的油灯下，只见稻穗儿奄奄一息，已经被抬到了床板上。魏青山满脸愁苦蹲在墙角发呆，俩孩子一边一个拽着稻穗儿的胳膊哭喊：“妈妈你不能死……妈妈，我们不喊饿了，你千万别丢下我们不管哪！”

魏青山中等个头，是那种人们常说的车轴汉子。魏中梁与他最知近，眼前这情景，魏中梁岂能袖手旁观？魏中梁看了看气若游丝的稻穗儿，然后默默地出去了。不一会儿，魏中梁掐回一些干柴火，蹲在锅台边烧水。水烧开了，魏中梁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包红糖，那是他卖血换来的准备给媳妇配偏方当药引子的稀罕物儿。他把一包红糖全部放进了碗里，沏了一碗浓浓的红糖水。

喝下那一碗救命的红糖水，稻穗儿果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稻穗儿算是侥幸得救了，可仅在开春那一季，魏家庄村东大草甸子边上突然就多出了十几座青草萋萋的新坟……

魏中梁带着众人很快接近了稻场，十多亩地的一大片场上，黑糊糊堆放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稻草和扬过了无数遍的稻毛。南头就是那间宽大的码放稻谷的场屋子。屋里点着煤油灯，从稻草垛的缝隙间望去，透过玻璃窗依稀可以看见里面有个人影。那是黄草垛村的基干民兵，两个人，分前半夜和后半夜倒替着值班，把守得很紧。魏中梁带着三站的一拨社员每天来这里干活，用胎具把稻草轧得四四方方，然后运往造纸厂的草站。休息的时候他曾经借口讨要水喝，去那场屋子里查看过，对码放在里边的稻谷已侦察得十分清楚了。

魏中梁让人们躲在稻草垛后边，匍匐着。他蹲下身沉着地说：“都趴这儿不许动，等我把两个民兵捆起来，你们再一齐冲进去扛麻包。别乱了阵脚，总共一百包稻谷，人人有份儿！”魏春林胡噜了一把扁平的后脑勺提醒道：“人家手里有枪，你要多加小心哪！”魏中梁从腰里解下两根麻绳，又撩起衣襟，露出提前掖在皮带上的毛巾给魏春林看，说：“我凑到跟前躲在墙角后边，你弄出点儿动静来，只要民兵一出屋，我就从后面用绳子套他的脖子，同时堵上嘴捆起来。注意，动静别大了，不能把另一个睡觉的民兵惊醒。”魏春林点了点头，这个方案是昨天夜里商量好的。

风比先前大了，黑暗中魏中梁被稻毛儿迷了眼，场上一片宁静。魏继明担心地问：“你一个人对付他们俩……行吗？”魏继明是魏发宗的独生子，今夜背着他老子也加入了抢粮队伍。魏中梁揉着眼低声斥责道：“少插嘴！今夜能让你来，就是老大的面子了，旁边蔫着去！”他把麻绳揣进怀里，坚定地对众人说：“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能不能对付那两个人，都不关大伙的事。你们全给我听清楚了，即使我制服不了民兵，也千万别跑过去帮忙，谁掺和谁沾包儿。天大的罪我一个人顶着！”白连春担心空手而归，小声嘀咕道：“深更半夜的，又饿着肚子，大伙已经都来了，可别白跑一趟啊……”白连春是白天举的儿子。初春那阵子白天举的媳妇也饿死了。白天举一门心思向上爬，为避免落个抢劫的罪名又能扛一包稻谷回家，他只打发刚满十四岁的白连春加入了抢粮队伍。魏中梁安慰他道：“放心，保证不让你空着手回去。大叔捆住一个，再进屋去捆另一个。”白连春信服地直点头，竖起了大拇哥。魏春林叮嘱魏中梁：“你要注意，千万别把人勒死，出了人命可就麻烦了！”魏中梁苦笑道：“万一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宁愿吃枪子儿也不会伤人家性命。

都是饥肠辘辘的庄稼人，咱能下那黑手？”说罢，他迎风站起身，沿稻草垛迂回着接近了那间场屋子……

头天夜里，为了决定抢不抢这一百包稻谷，魏中梁和魏春林来到了魏青山的家。他们躲在厢房里，插上大门，用棉被堵严了窗户，凑在煤油灯前商量。魏中梁说：“大伙已经串联好了，一共一百口子人，就等大哥你一句话了。”魏青山非常犹豫，许久才开口说：“为了保命，只能铤而走险，客观上是到这种地步了。可有一宗，在旧社会，穷人哪一个不挨饿？是共产党、毛主席让老少爷们儿翻了身，咱刚扔了要饭的棍子，现在又带头去抢国家的粮食……这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啊。古人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偷啊抢的，总归……”魏青山是个言行很讲分寸的人，而且固执，每当阐明自己的观点时习惯用“可有一宗”这四个字，以强调某种原则性。身为魏家庄的第二把手，又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他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曾念过一年多私塾，解放后还上了两个冬天的扫盲班，在魏家庄，也算肚子里有墨水的，说出的话一般人轻易驳不倒。然而今夜，魏中梁和魏春林摆出的事实更具有说服力。魏中梁站起身，一手托着烟袋一手叉腰在地上转了一圈，开言道：“不能再犹豫了，咱必须挑起这副担子。你是大队长，我和春林尽管不是大队干部，也是三站、六站的站长。老少爷们儿可正眼巴巴看着咱呢，关键时刻缩脖子，不仗义！不管有一宗，还是有几宗，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无论如何村里也不能再饿死人！”魏春林摸着扁平的后脑勺补充说：“唉，青山大哥，哪怕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去做贼？”魏青山掂量道：“新社会了，饿死人的事是不能再让它发生了。可有一宗，抢劫是犯法，尤其在国家最困难的节骨眼上聚众抢粮食，犯的可是头等大罪……”魏青山说的没错，三个人都不言声了。

过了好一会儿，魏春林把手从后脑勺上拿开，打破了沉默说：“要想不再饿死人，咱得拿出个合理合法的长久之计。村南三十里外那个国营农场，一九五五年刚创建时，圈占了周围村子好几万亩土地，咱魏家庄就被划去了两千多亩，那可都是上好的水浇地啊！”魏春林的话提醒了魏青山，他十分痛惜地说：“是呀，那两千多亩地的地契，至今还在大队部的柜子里锁着呢！”魏中梁停下脚步，磕了磕烟袋锅说：“只要有地契，那就好办了。明年开春儿咱抢在农场前头，带领着社员们去种上一茬！眼下的问题是远水不解近渴，要保证明年开春儿不死人，这一

百包稻谷，还得去抢！”魏青山只顾牵拉着脑袋抽烟，依然下不了决心。魏春林急得一个劲儿挠头。

魏中梁把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怒发冲冠地辩白道：“犯法就犯法，这能怨咱？咱是被土里鳖玩的！毛主席最反对说假话。党中央更是主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土里鳖呢，他净弄虚作假，愣充大尾巴鹰！明明村里开荒才开出五百亩地，他非向上级报一千五百亩。明明今年粮食亩产只有六百斤，他非要上报两千四百斤。这一来可倒好，多报的土地加上虚报的产量，把社员保命的口粮也当成公粮上缴了！就冲这一点也得去抢，把属于老少爷们儿的口粮扛回来！”

土里鳖是村党总支书记魏发宗。就因为他独断专行搞浮夸，村里的“三需”没留够，男女老少才陷入了饥饿的绝境。这是垒在大伙心里的一块坯，它压得人喘不上来气。魏家庄人祖祖辈辈诚实本分，平日里邻居家的鸡在自家的鸡窝里下个蛋，也要打发小孩子去送还。都是些一条道儿跑到黑的庄稼人，当官的如果实打实办事，即便饿死，他们也不会生出抢劫的念头。

针对魏发宗向上级邀功、搞浮夸一事，魏青山曾和他发生过激烈争执。魏青山不单秧插得直，为人处世更是讲究行得端、做得正，眼里不揉沙子。为了阻止弄虚作假，在会上他和魏发宗辩论得面红耳赤，可最终还是徒劳，非但未能阻止浮夸，两个人从此心里结下了疙瘩。魏发宗以老革命自居，在村里独断专行。为了压制魏青山，争取群众的支持，他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站在台上磕磕巴巴地高喊：“共产党、毛主席让、让咱们翻身得——啊解放，现在国家有困难，咱就不能多——啊多交点儿公粮吗？谁反对我——啊我这个决定，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反对党——啊党中央！大伙都把心搁——啊搁肚子里吧，没有过不去的火、火焰山。”社员们吵吵了一阵子，然后便无人吱声了。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受苦人，大家怎么会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魏中梁和魏春林只是个站长，没资格参加大队领导班子会，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魏青山和魏发宗之间发生的激烈争执，因此各自站在台下没吭声。现实是无情的，弄虚作假的结果是村里一下子饿死了那么多人。

眼下，社员们把魏发宗生吃了的心都有，幸亏他一家人也在挨饿。一想起村里搞浮夸魏中梁气就不打一处来，他逢人便说：“大跃进，哼，人都饿死了还跃个屁进！放卫星，依我看不是卫星上天了，是土里

鳖把牛逼吹上天了!”此刻魏中梁旧话重提，立刻激起了魏青山和魏春林的共鸣，抢粮这件事他们由心虚变得理直气壮了。魏青山愤慨地说：“就为了按数凑够上缴的公粮，大队里马料都没留足!”魏春林抢着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屋里有仨饿虎似的儿子，大秋分的那点儿粮食，哼，甭说等到明年开春儿，今年过冬都成问题!”说到这里，魏春林把手在空中一挥斩钉截铁地说：“这次行动由我带头儿，挨枪子儿我也认了!”魏中梁用烟袋指着魏春林说：“这事轮不到你挑头。”他又转向魏青山说：“大哥，你是党员，我知道你很为难。这样吧，一切后果由我一个人承担，明天后半夜行动，你只管在家里等信儿!”

魏青山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唉!是临到坎儿上了……土里鳖不管社员们的死活……行，我同意了!既然干，明天夜里还是由我领着大伙去，你们俩就别争了。”魏中梁口气十分坚决地反对：“不行，绝对不能让你出头!这饥荒还不知要闹到何年何月，留下你对老少爷们儿更有用!”魏春林也表示赞成：“要是把青山大哥搭进去，那就太不划算了。不能意气用事，应该为老少爷们儿往后的日子着想。还是让我……”魏中梁截住了魏春林下面的话，不容置疑地说：“都别争了，你们不熟悉稻场上的情况，万一有嘛闪失，就再也没机会下手了。这些天我带着三站的人轧稻草，稻谷码在哪儿，有几个民兵值班，早就侦查的一清二楚。咱既然顶着抢劫的罪名去，就必须把粮食扛回来!”两个人不再争了。沉了一会儿，魏春林语气显得很谨慎，说：“你去了……往后，嫂子和连孝、连义，保证让他们饿不着……”魏春林的话没说完，就被魏青山伸出大手急切地挡了回去。魏春林也马上意识到了自己说的是句废话。他相信，往后一旦遇到饥荒，不用说自己 and 青山大哥，魏家庄得有一多半人宁愿自己把脖子扎起来，也绝不忍心让魏中梁的老婆孩子挨饿。

魏青山沉重地垂下了头。他在替中梁兄弟感到惋惜，在为老少爷们儿因保命不得不触犯国法而悲哀。许久，他再次抬起了头，眼里充盈着泪水，攥紧魏中梁的手，庄严地凝视着他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虽然咱这条金钟河不如易水河的名气大，可有一宗，天下的水脉相通。自从燕王扫北，魏家老祖先跑马占荒算起，六百年了，浩浩苍天，冥冥大地，咱这条金钟河也滋养了一辈又一辈的慷慨壮士!中梁，你为了全村人活命，挺身而出，情愿往火海里跳，真乃大义

之举！”魏春林也情不自禁地攥住了魏中梁的另一只手。魏中梁却笑了，只轻描淡写地说：“咱老魏家人，哪有熊包？遇到了这样的坎儿，总得有人出头啊。”三个人的手在一起用力攥了攥，松开了。三个烟袋锅又同时凑到了煤油灯前。灯火忽明忽暗地闪了闪，大家都把烟点着了，随着吧嗒吧嗒地猛吸，把个密封的屋子喷吐得烟雾弥漫……

魏春林从场边捡起块土坷垃，一扬手扔了出去。守夜的民兵立即背着枪出来了，用手电筒四处搜寻。民兵没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转身正往回走的当口，魏中梁现身了。只见他猫一样从后面蹿上去，用麻绳勒住了民兵的脖子。特殊时期，饥饿夺去了人的理智，社会上因为几斤高粱面而引发的命案屡见不鲜，何况是为了堆积如山的稻谷？那民兵大概猜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也觉得来者手段非同一般，所以便不做反抗，顺势躺倒在地，任由魏中梁捆绑。魏中梁动作麻利，眨眼间就把民兵上下捆了个结实，嘴也用毛巾堵住了。紧接着，魏中梁又闯进了土坯房。他从进屋到出现在门口向大家招手，总共用了不到五分钟。有件事魏中梁过后也很懊悔，他在屋子里遇到了顽强抵抗，由于用力过猛，把那个民兵的一条胳膊拧折了。

隐蔽在草垛后面的人们见魏中梁已得手，饿虎扑食似的冲进了场屋子，不一会儿，黄草垛村稻场上的一万多斤稻谷已被洗劫一空。

这便是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在华北几个省市中最严重的一起粮食抢劫案。此案震惊首都，轰动全国，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消息。令魏家庄人万分侥幸的是，政府只将主犯绳之以法，却没采纳魏发宗的建议——在村里挨户搜查被抢劫的那一百包稻谷。

13

公元一九六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魏家庄没再饿死人。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四十年的光景一晃便过去了。魏青山、魏中梁、魏春林以及死在监狱里的白天举，他们以往的生存际遇令人喟叹，但毕竟如日夜奔腾的金钟河水，已经流淌得非常遥远了。而今，他们把绝境求生的坚韧，不惧权势的胆量，铤而走险的剽悍，以及贪淫好色的顽劣统统传给了后代，晚辈们虽然不再为填不饱肚子发愁，却也遇上了新的沟坎儿。于是乎，古老的魏家庄又在续演着一幕幕更加有声有色、大悲大喜、惊心动魄的故事。